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1年 第4期 VERTEBRATA PALASIATICA 1961年12月

四川汉源县富林鎮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

楊 玲
(四川省雅安专区第一工业局地質队)

1960年4月間,我到汉源县富林鎮附近調查地質时,同县地質科的朱克远同志,在富林鎮(汉源县所在地)背后的流沙河右岸,发現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經过短时間的发掘,在三个露头的地点里,除发現有零星的动物化石外,还发現了石器、石片、炭屑和燃烧过的骨块等。

年底,我又前往該地进行了一次調查,除对这一遺址的地层作了进一步的观察外,又采了一些石器和石片。經过前后两次的短时間的发掘,由大約尙不足一立方米的体积内,卻采到石器和石片达一百余件,說明了这一遺址含文化遺物是相当丰富的。

本文是在賈兰坡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指导下写成的,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謝。

一、遺址附近的地貌和文化层的簡介

汉源县富林鎮位于雅安西南160公里,康藏高原东緣,大渡河中游的北岸(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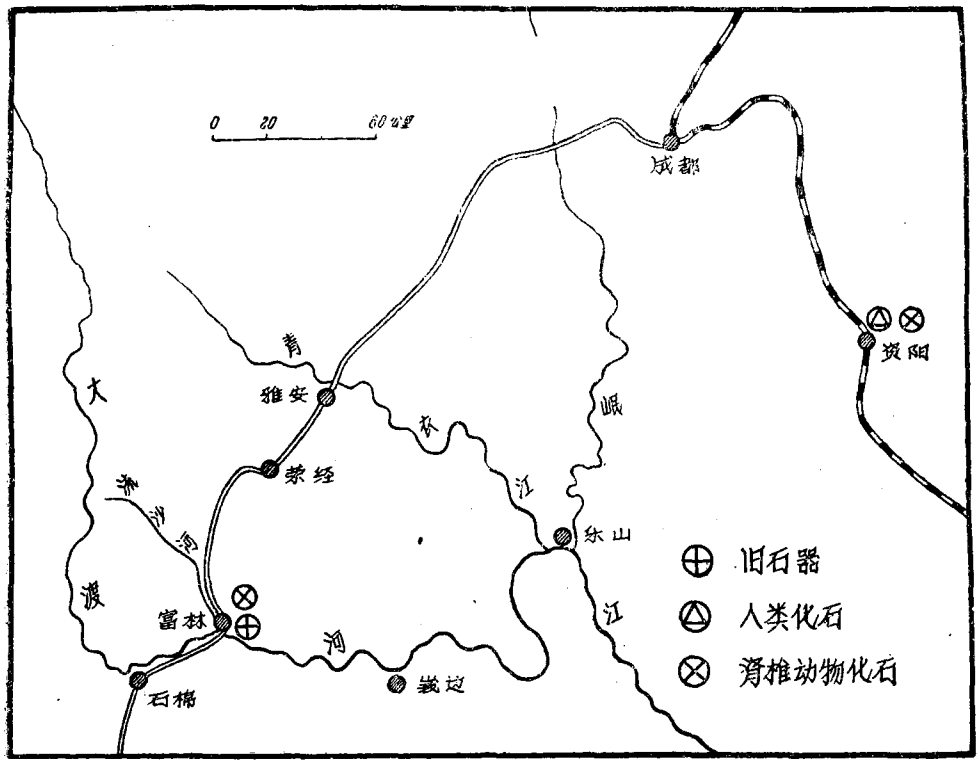


图1 四川汉源县富林鎮旧石器地点交通位置图

大渡河的两岸削壁千仞，为一条典型的峡谷河流。河从石棉县东来，經富林至峩边再折向东北，至乐山汇入岷江。在富林鎮的上、下段，均为险峻雄伟的高山峡谷地形。海拔3,000至4,000米。在高山了望，可見山頂平緩起伏，显示出高原面貌。

大渡河在富林段流經中生代紅层构成的向斜区，与北来的流沙河汇合，造成开闊低緩、海拔700米、寬1,000—1,500米、长达10公里、而周围被高山环繞的河谷盆地地形。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就位于两河汇合的东北角。河的两岸，有高出河面几米的冲积平原，向上保存有高出河面15—20米的阶地，再上一級的阶地不明显，有时可見殘迹保存。

附近一带最古老的地层为富林杂岩系，其上依次有震旦紀、寒武紀、奥陶紀、志留紀、早二迭世、侏罗紀和白堊紀地层；新第三紀（?）和第四紀地层則盖在以侏罗紀—白堊紀紅层为基底的峡谷中。

富林鎮的周围大量分布着厚約百米的成层灰黄色的砂层、粉砂层和亚粘土层。这一地层，一向被認为属于新第三紀，且多与康滇台背斜上的昔格达組（混且层，上新世）相比。而今，根据文化遺物和动物化石观察，以属于更新世后期的可能性最大（图 2）。可能是在更新世中期后，由于下游峡谷河道受阻，使富林段形成了如是的山間河湖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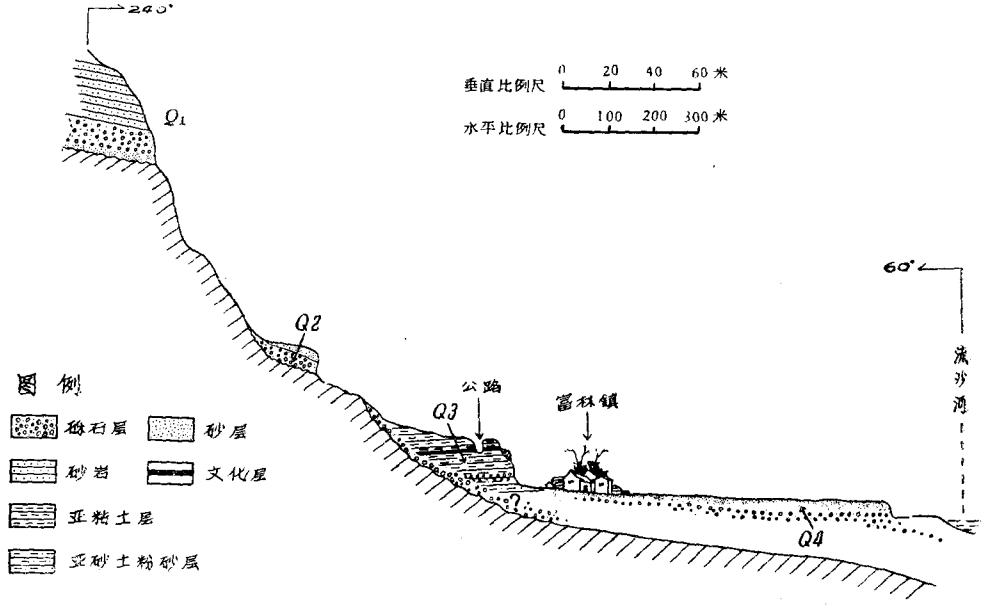


图 2 四川汉源县富林鎮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剖面图

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高出河面約15米，兹把其层位由上而下簡述如下（图 3）。

5. 表土；

4. 灰蓝、紫紅色薄层状亚粘土层——厚 2 米，傾角15°，含有蚌壳化石；

3. 文化层——灰色土状結构，含有石器、石片、炭屑、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有的地方有粘土条带，上界清楚，下界不清楚，厚 10—20 厘米；

2. 黄色松散粉砂层——上部有 0.5 米已被风化改造成紅褐色土状結构，与文化层界綫不清，中部和下部多含砂和結核，傾角 15°；

1. 砾石层——厚約 4.5 米，底部直接与基岩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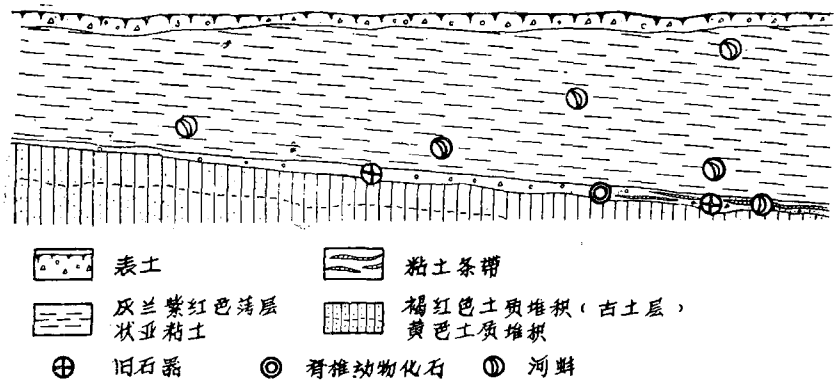


图 3　四川汉源县富林鎮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剖面图

剖面的下前方，2 或 1 层之上盖有全新世的砾石砂层，构成現代的冲积平原，富林鎮就位于其上。

二、化　　石

由文化层中发現有軟体动物中的双壳类化石。壳长而平直，前端鈍圓沒有喙状突，无疑是属于长蚌属中的一种。根据其細微构造，尙有可能为一新种，时代約为更新世。

由文化层中发現的哺乳动物化石，除有一些不能鉴定属种的較小鹿类的前臼齿外。还有两个熊的牙齿。这两个牙齿，齿型很小，一为上右第一臼齿（M^1），一为上右第二臼齿（M^2），同属于一个个体。

根据已有的材料观察，小型的熊化石有两种，一为更新世中期常見的小熊（*Ursus augustidens* Zdansky），在北京周口店及云南富民河上洞均有发現；此外还有一种在华南更新世中期或更晚的熊猫-剑齿象动物羣中常見的柯氏熊（*Ursus kokeni* Matthew and Granger）。这两种熊十分接近，确实很难区分为两种。我們所发現的两个牙齿，无論是在构造上与大小上，和上述的两种牙齿均可以相比。

由文化层中发現的动物化石虽然很少，但根据其性質，我們可以判断这一地层的时代不会晚至全新世，应在更新世的范围之內。

三、石　　器

由这一遺址里发現的石器材料共有 162 件。其中除 36 件为人工痕迹不清楚的石块外，計发現有石核 3 件、石片 109 件、刮削器 14 件，原料均为火石（曾見到一件水晶碎块）。

石核　共 3 件。一为漏斗形，一为棱柱形，一为多面形。

漏斗形石核（图版 II，图 3）——台面打制，无修整痕迹；石片疤不大而薄长。

柱形石核（图版 I，图 10）——比漏斗形者稍大，台面打制，虽在边棱上稍有打击痕迹，但不象有意識加工修理者。一部分台面角近 90°，石片疤均薄而长。由薄而长的程度观察，当时人的打石片技术已相当进步，非旧石器时代初期者所可比拟。在石核的另一面，还有向另方向剝落的石片疤，显然也利用其它的平面打击石片，但这些石片疤均甚寬深，証明

所打下来的石片也是寬而厚的。

多面形石核(图版 I, 图 11)——体积很小,形如栗,打击的方向不一,几乎凡是有可以利用为台面的地方,均打制了石片。由有这样細小石核的存在,証明这一遺址的主人是善于利用細小石片打制石器的。

石片(图版 II, 图 4、6、8 及 10—17) 均甚小,大者长約 3—4 厘米,厚 1.0 厘米左右;小者长仅 1.5 厘米;寬 1.0 厘米;厚 0.3 厘米。长大于寬的石片占全部石片的 65%。

一般的台面均甚小,最小台面的面积只相当劈裂面的面积的 3.5%。絕大部分的台面,虽均为打制,但未見有明显的修理台面的痕迹。台面虽小而窄,但多有清楚的半錐体;象这样窄的台面,显然是打击的方向近于垂直的結果。石片角均大于 90°,以 100°—120° 之間最为常見。由台面之小和半錐体的集中証明,这些石片均是用"錘击法"由石核打击下来的。石片虽然很細小,但并非修理石器时所剝落下来的"鱗片",而是特意由石核打落下来的石片,因为它們不仅薄长而規整,且有小型石核和細小石片石器发現。

刮削器 由这一遺址里发現的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很少,只有刮削器 13 件。刮削器的体积都很小,最大者长 3.5 厘米;最小者仅长 1.5 厘米。根据加工的情形还可以把它們分为如下类型:

(1) 双边刮削器(图版 II, 图 7)——得有一件,左右两側边緣有由劈裂面向背面修整的痕迹;右側刃直,左側刃凹。右側刃口的修整痕迹,虽只占靠下方大部分边緣,但痕迹不仅是长而規正而且多平行排列,由此可以証明修整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 单边刮削器(图版 I, 图 2—4)——共得有 3 件,都是把一側边緣修制成平直的刃口。有二件是由石块制成的。由于石块甚厚,刃口形成陡崖状,其中之一体积稍大,刃口的夹角在 85°—90° 之間;其中稍小者,則在 75°—80° 之間,都适于刮削之用。另外一件为石片制成,器型很小,体积长 1.9 厘米、寬 1.4 厘米、厚 0.6 厘米。石片的台面甚大,修整痕迹均集中于台面的背緣的一面上;刃口夹角在 7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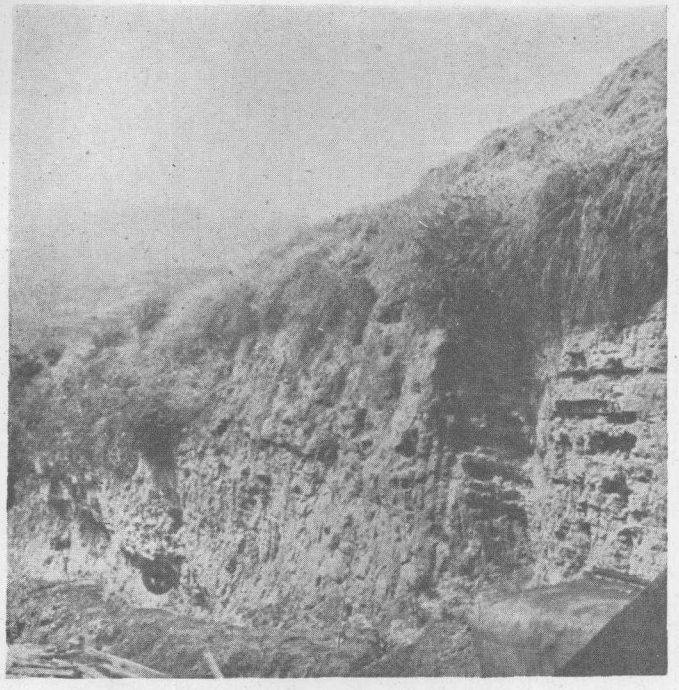
(3) 凸刃刮削器(图版 I, 图 5 及 7)——只有二件,由石片制成,一厚一薄,器型近于圓型,部分的边緣修整成粗糙的鋸齿状的刃口。

(4) 凹刃刮削器(图版 I, 图 6 及 8)——得有二件,一大一小。大者长 3.0 厘米、寬 2.0 厘米、厚 1.4 厘米;小者长 1.4 厘米、寬 1.0 厘米、厚 0.3 厘米。大者是把石块的一側边緣修整成凹刃;小者是沿着石片台面的背緣向石片的背面修整成凹形刃口。二者加工均甚粗糙,刃口都呈鋸齿状。

(5) 多边刮削器(图版 I, 图 9)——只有一件,器型呈桃形,由器身两面都有剝落石片疤的痕迹观察,原来似为一石核。由于周围边緣有断断續續的修整痕迹,又可以判断为一件刮削器。刃口呈陡崖状,修整痕迹較长。

(6) 圓头刮削器(图版 I, 图 12 及图版 II, 图 9)——得有两件,均是把石片的一端修制成圓形刃口。一件刃口呈陡崖状;一件刃口呈緩坡形。前者刃口厚,后者背面有銳脊,虽然器型不甚近似,但加工的情形則是一致的。

(7) 尖形刮削器(图版 II,图 5)——只有一件。器型虽类似尖状器,但詳細观察它的加工痕迹与尖状器有所不同,在石片背面的左緣虽有加工出来的痕迹,但右緣不明显。在劈裂面的尖端附近,虽有修整痕迹,但又均限于左上方,因之也把它归納到刮削器一类中。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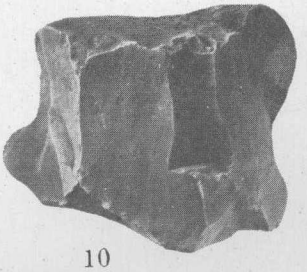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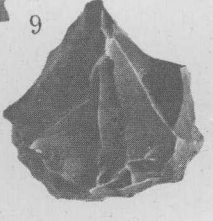
7



10

12

6



9

8

11

图 1，富林鎮旧石器时代文化遺址（“⊕”表示石器层位）。
图 2—4，单边刮削器，×1/1。
图 5，凸刃刮削器，×1/1。
图 6，凹刃刮削器，×1/1。
图 7，凸刃刮削器，×1/1。
图 8，凹刃刮削器，×1/1。
图 9，多边刮削器，×1/1。
图 10，柱形石核，×1/1。
图 11，多面形石核，×1/1。
图 12，圓头刮削器，×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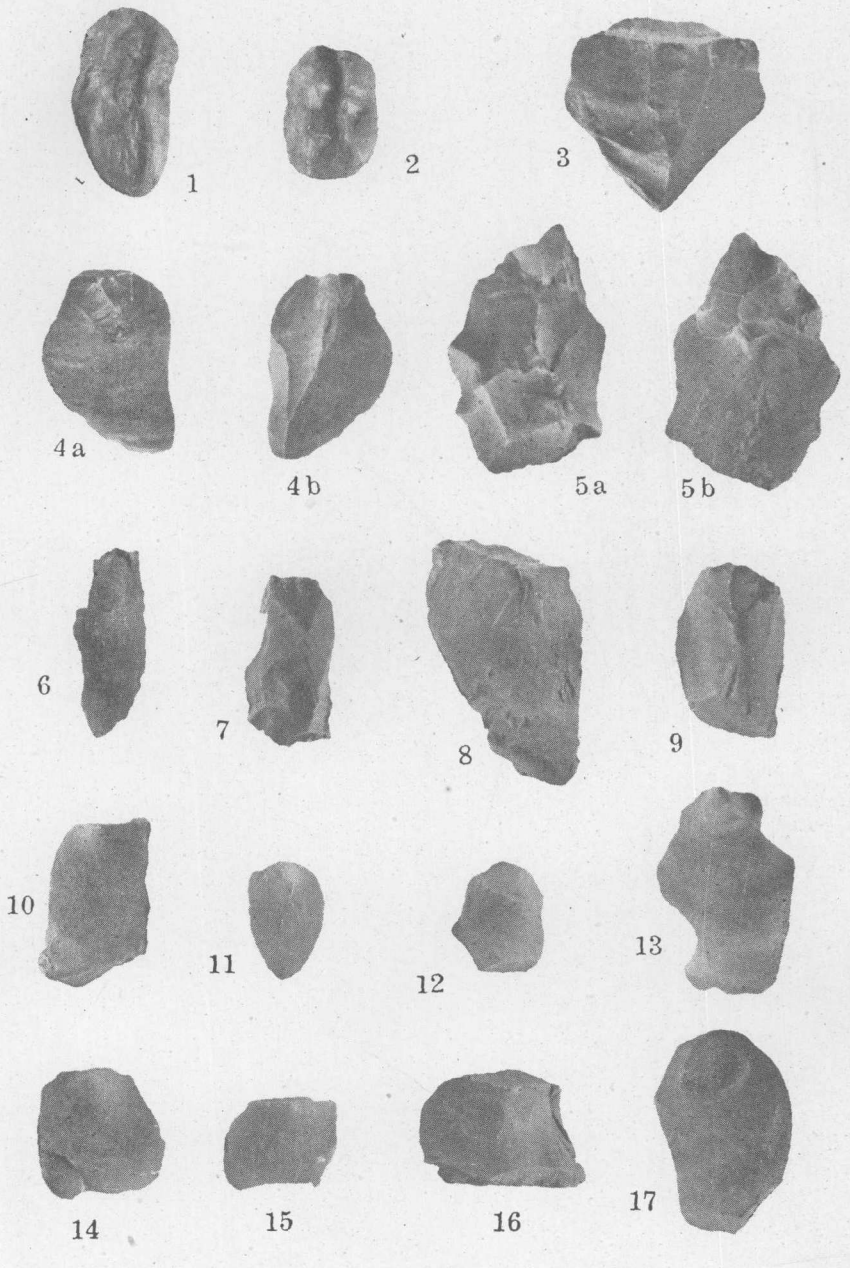


图 1，小熊（*Ursus angustidens*）
上右第一臼齿（$M^{\underline{1}}$），自齿面視，×1/1。
图 2，小熊上右第二臼齿，自齿面視，×1/1。
图 3，漏斗形石核，×1/1。
图 4，石片，×1/1。
图 5，尖形刮削器，×1/1。
图 6，石片，×1/1。
图 7，双边刮削器，×1/1。
图 8，石片，×1/1。
图 9，圓头刮削器，×1/1。
图 10—17，石片，×1/1。

小　　結

由地貌上看，含石器的堆积，显然非属全新世而系属于更新世的产物。发現的动物化石虽然很少，但就它們的性質观察，也应归到更新世的范围之內。

此次虽未发現代表时代的典型器物，但就石片和各别石器上的修整痕迹观察，表示了它們已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質，可以肯定不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产物。把它放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比較可靠；这一論断和上述的地貌与化石所表示的征状也是吻合的。不过由于材料的限制，还不能作出更进一步判断。

过去在四川省大渡河流域虽然发現有一些石器地点，但均限于大渡河的上游一带（康定、丹巴和小金等地），而过去所发現的地点，不仅时代为晚，而且出产层位也沒有如此清楚。最近在云南宜良县境內虽亦有发現，依据石器的性質判断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的产物，但均采自于地表，层位不明。

富林文化遺址不仅层位清楚，而且所含的文化遺物十分丰富，希望有关部門从速进行进一步的調查、发掘和研究。

DISCOVERY OF THE PALAEOLITHS FROM FULINGCHEN, HANYUAN, SZECHUAN

YANG LING

(Summary)

Three palaeolithic sites were found by the author in 1960. The artifacts were preserved in the loess-like deposits cropped out on the left bank of the Ta Tu River, near Fulingchen, Hanyuan, Szecanan Province. The material consists of stone artifacts, pieces of charcoal, shells of *Lancerolaria* and teeth of *Ursus* cf. *augustidens,* They were uncovered in the culture layer from 2.1 to 2.2 m. below the surface.

Altogether 126 pieces of stone artifacts made of flints were obtained in about one square meter of deposits so far excavated. They may be classified as follows:

Flakes	109
Cores	3
Scrapers	14

Most of the artifacts are small in size. The striking platform is formed by retouching. The small platform makes an obtuse angle with the plane of fracture. Scrapers are mostly well retouched on the dorsal faces.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sites is considered to be late Pleistocene; and the artifacts seem to be middle or late Palaeolithic in age.